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编

作家出版社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63 - 7415 - 6

I. ①多… II. ①中… III. ①散文评论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5290 号

多维视角下的散文

编 者: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责任编辑: 江小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415 - 6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散文作为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新世纪以来，散文随笔热一直持续，始终是文坛的一大亮点，呈现出宽广和生机勃勃的面貌。随着新媒体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更多大众加入到散文创作和阅读中，思想进一步活跃，探索进一步多样，艺术感知更为敏锐，散文的观念和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呈现出新的格局的同时，也给散文创作和阅读带来新的挑战 and 考验，例如散文的文体特性和独立价值，散文的真实性和虚构性，散文写作的泛化趋势以及相应的利弊等均引发了诸多碰撞与思考。散文文体、观念等的共识度，散文的经典化等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面对驳杂而繁荣的散文创作现状和发展态势，散文理论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却显得相对滞后，因此，及时总结当下散文创作得失，剖析散文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对于更好地引导和推动散文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散文委员会在2013年夏天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召开了“全国散文创作会议”。

会议针对如何评估当前散文创作的形势及趋向，散文创作如何回应文学生态和读者阅读的变化，泛散文化时代的散文现象研究，散文文体的审美特质及其边界、艺术突破与创新，散文与非虚构、报告文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散文理论建设，形成规模性的散文批评队伍，引导散文创作等问

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会议结束后，相关报道、综述和部分论文曾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中国作家网则开设了研讨会专题，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

为反映和扩大全国散文创作会议的成果，我们在会议结束后，向全体与会者和散文委员会委员征集了散文理论和艺术方面的相关论文。在中国作协领导的关心支持和作家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下，我们谨将收到的论文编辑出版。希望这部专门探讨散文理论和艺术的论文集，能对散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本论文集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具体选编。李朝全、王颖同志负责稿件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审校。梁鸿鹰同志审定了全书。

本书的选编出版得到了散文委员会和广大评论家的热情支持，在此谨一并致谢！

编者

2014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1

第一辑 现象与思潮

散文的新与变

祝 勇 /2

对散文的理解与期望

王雁翎 /12

散文解读的几个问题

南 帆 /16

迷路的中国散文

彭学明 /31

当今散文的方向

熊育群 /37

对散文创作会议议题的思考

葛一敏 /43

新散文的几个问题

张锐锋 /49

第二辑 创作与内容

我对散文创作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穆 涛 /60

散文面面观

梁鸿鹰 /82

文学的祝福性和好散文当是生命必需品

郭文斌 /86

走进书房，走出家门

许 辉 /93

有一类散文值得关注

——读藏学法师《转眼看世间》的联想

李荣胜 /95

向梦学习

刘亮程 /103

另一种叙事

汪惠仁 /109

只有真情才滋养灵魂

王宗仁 /117

别树一帜的“生活创作学”

——胡冬林的新生活观及其散文创作

张未民 /119

第三辑 语言与形式

散文的几个关键词	王必胜 / 134
浅谈散文创作的语言	贾兴安 / 140
网络时代的杂文创作	朱铁志 / 146
与媒体互动发展的文学	郑彦英 / 154
散文创作的五个层次	韩小蕙 / 160
散文中的我和我们（外一题）	红 孩 / 164

第四辑 文体与特质

散文的本质与文体异化	王 彬 / 170
散文大厦的三条基石	古 耜 / 176
试论散文的真实性	李朝全 / 186
现当代散文两次文体危机的理论根源	孙绍振 / 192
我与新散文	宁 肯 / 221
全民写作时代下的散文生态及发展	王 颖 / 230

附录 综述与报道

散文创作：寻求新变与全媒体视野下的突围	
——全国散文创作会议综述	霍俊明 / 238
散文作家：以真面目对待读者 容不得丝毫虚伪	王国平 / 245
驳杂散文现场中的蓬勃生机	
——全国散文创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刘 颀 明 江 / 249

第一辑

现象与思潮

散文的新与变

祝 勇

这次会议的邀请函，第一句话就写道：“新世纪以来，散文观念和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格局。”这告诉我们，散文的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不争的事实”，意思就是变化本身已不需要争论。需要研究的，只是变在何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

当我们面对散文写作的时候，万不可持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心态。因为“祖宗之法”，本身就是变化之法，没有变化，就没有文学史。一部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风格演变史。假如李白与屈原一样，苏东坡与李白一样，文学史就不存在了。假如我们今天写作散文，像某些人所期望的，仍然是朱自清、冰心、杨朔、刘白羽散文的翻版，中国散文非但不能有光明的未来，反而只有死路一条。这并非否定前人的创作，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刻舟求剑，以一不变应万变。写作的时空在变，写作的主体也在变，写作本身自然也不可能不变。佛教主张无常，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和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规律，都是在讲变化的必然性。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变是不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世界的变化。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恒久不变的价值，比如爱、美、亲情，但它们的内涵、形式也在变化。人类书写的载体，从青铜器、甲骨、竹简、纸张，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都已经变了几轮了，而载体的变化，也必将带来语言的变化，至少，我们不可能像孔子那样说话，也不可能写出韩愈那样的散文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散文的变化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所以，

我十年前写过的关于“新散文”的文章，题目就是《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我的很多观点，以往都说过或写过，在此，我只想谈一下散文的三点变化：

一、内涵变得复杂

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变得复杂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原因是存在本身就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和歧义。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事件，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是非来判断，人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只有我们见上帝那一天，才知道自己做过的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矛盾、纠结、反复；而历史也有着相同的性质，因为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共同组成的。过去的散文，总是试图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明一个道理，这不是散文，是童话，是骗小孩子用的，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有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一个老师可以告诉一个小学生，谷粒和谷堆的区别是什么，但在现实中，二者的界限却很难划定。一粒谷子落在地上不能成为一个谷堆，两粒也不能，三粒也不能，那么，到底多少粒谷子可以成为一个谷堆？也许有人会说，一千粒谷粒可以形成一个谷堆，那么我会反问，为什么999粒不行？为什么1001粒不行？这就是著名的谷堆悖论，它表达出存在的复杂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一个道理、一个公式能够将世界上的问题一揽子解决。

存在的复杂性，要求文学必须接受、呈现这种复杂性。伟大的作品，都是一片瀚海，无法用一种蓝来定义，在它的内部，有无数种生物在生长、遨游。我推崇小说《白鹿原》，它的伟大，就在于它对复杂性的呈现。它所体现的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不存在的。这是一部无法“总结”的作品，如果这部作品能够被一句话来“总结”，那陈忠实老爷子就白忙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散文也由简单走向了复杂，由童年走入成年。于

是有了钟鸣的《旁观者》、于坚的《暗盒笔记》、张锐锋的《卡夫卡谜题》、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蒋蓝的《极端植物笔记》、江子的《田园将芜》这样蓬勃浩荡的作品。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回归了世界的本质。它们也并非文字的游戏，而是语言的盛宴与狂欢。

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无不是一座语言的迷宫，充满悬念、暗示、转折，带给我们寻找的快乐。张锐锋笔下的卡夫卡，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散文：

卡夫卡从来不用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他喜欢委婉和优雅地用某一个故事来讲述。一些小说家曾经惊叹，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是，卡夫卡发现每一个故事都不可能讲完，因为每一个即使是最简单的故事，也永远可以讲下去——它包含着不可穷尽的启示。从本质上说，每一个故事都是寓言，它给我们的结论不可能只有一个。你只要看到事实的一个侧面，它就必定存在另一个侧面。当你发现了一个隐蔽的侧面，你就会获得自己的另一个影子。卡夫卡之所以选择了如此复杂，甚至繁琐的方式，可能是他认为很多感受和思考，不可能被几个枯燥的概念说出，它不可能被概括，也不可能被简化。因而这是唯一适当的方式——它实际上被表现为一个个谜题，让我们在迷雾中穿行，小心地看着前面令人迷惑的一条条岔路。其中的一条，通往我们自己。^①

有人说这类散文“读不懂”，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线性思维，习惯了“1+1=2”的一目了然，对于文学来说，这不仅是懒惰，而且是不负责任。

二、语言变为“物质”

20世纪西方哲学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

^① 张锐锋：《卡夫卡谜题》，第2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

guistic Turn)。在西方早期现代哲学（Early Modern Philosophy）中，语言被看作思想的单纯工具。语言是“透明的”，有点像超市里的塑料包装袋，它只能呈现“商品”——也就是“思想”的价值，而它自己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语言本身并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维度。这种情况在后西方现代哲学（Lat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和后现代西方哲学（Post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那里才发生变化，梅洛-庞蒂、利科这些哲学家开始致力于恢复语言自身的价值，于是，包括符号学在内的语言学应运而生。他们发现了语言的存在，认为它与人的生存可能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那里，语言不再是思想的附属品，而是人的某种生存方式；它也不再是“透明的”，而是成了一种“物质”，有了自己的质感、密度和力量，甚至“对真实的东西都会产生其作用和影响”^①。好比一件瓷瓶，它的价值不在于可以安插一束花，而是它本身就有审美价值。一件元青花瓷碗，我们不可能用它来盛米饭，它比米饭更贵重，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价值。艺术品的美，是可以独立于它的实用价值的。我们发现了语言的价值，就像发现了青花瓷碗的美一样。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

我们在这里复习一下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丝毫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但从这种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哲学发生变化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散文。新世纪以来的许多散文写作者，尤其是“新散文”作家们，并没有先去进修一下西方哲学课，也不可能理论先行地从事创作，而更多地从生命的本体需要出发，寻找散文新的可能性。在传统的散文语言中，语言是“透明的”，“在它的语词和它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②，因此这样的表达是简单的、静态

① 参见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第6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 参见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第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的、没有弹性的。新世纪以来，尤其在“新散文”写作中，写作者们拒绝对思想的直接呈现，而是致力于恢复了语言自身的价值，终于在语言与思想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关系，在传递既有含义的同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含义，使整个作品变成一个层层繁衍、生生不息的活体，充满命运的神秘性、生命的律动感。

然而，如同语言现象学家一样，“新散文”的写作者们并不否定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只不过它们的关系，存在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周晓枫的《斑纹》、格致的《转身》、李娟的《冬牧场》、南子的《西域的美人时代》、安妮宝贝的《素年锦时》、安意如的《再见故宫》等，都不是以所谓“思想”的面孔出现的。作为女性散文家，她们似乎从来不愿，或者不屑表达思想，但她们是有思想的，她们的思想，藏在语言中，藏在她们静水深流的叙述中。就像后西方现代哲学家们表述的那样，语言是“深埋于欲望、生命的本能冲动里”^①。比如周晓枫在《斑纹》里所写：

草地上黑白花斑的奶牛，酝酿哺育我们的乳汁；振动短小透明的翅，毒蜂随身佩带醒目的条纹和足以将我们致死的螫针。曼妙的纹身在美女的背部，加强了她的妖娆和蛊惑；医院里的那个老人在被单下羞愧地颤抖，病变皮肤上布满令人生厌的疱疹，丑陋的肉体紧紧踩住灵魂的后脚跟，他能躲到哪里去？母亲骄傲，腹部的妊娠纹象征孕育和新生；遇害者脖颈上可疑的道道抓痕，身体上深浅不一的刀伤，组成罪孽的恐怖条痕——斑纹无处不在，将两极秘密地衔接，像族徽，凝聚着世袭的生和死，荣与辱。

甚至大地都是有斑纹的。翻耕的犁铧激起一行行土浪，上升到地表的土壤形成整齐而粗大的线条，这些斑纹，是即将受孕的标记。大大小小几何形的麦田将原野均匀分割，种粒的全部能量

①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第25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转化为垄亩间破土而出的禾苗，它们将在秋天成熟，连绵不绝，设下朴素的宴席——握住镰柄的农民融入麦芒闪耀的金光里，积年劳作使他们的掌心磨砺出粗厚的老茧。镰刀的弧光闪过，庄稼留下短小尖利的根茬——这就是丰收，意味着麦子把茎秆交给刀锋，子实交给牙。而冬天，大地光秃秃的，它深深隐藏起来自己的斑纹，就像一个人贫穷时收藏起挚爱的梦想。空气中隐形的设计者用透明手指在窗户上描绘出童话般美丽的冰花，我呵气，融化一角冰凌，透过湿润的玻璃遥望那种辽阔的白——我知道，看似无痕的雪地上其实有着细碎的纹饰：觅食禽鸟的小爪痕，拱开冰雪寻找草根的羊和野兔的足印，还有还乡人凹陷的很快又会被雪重新填满的脚步。河流冻结，主干和支系组成丰富的叶脉，覆盖在如一片深厚落叶的大地上。然后是等待。仿佛纱布下的伤痕随着痊愈而裸露，雪下，春天的斑纹将再次浮现，象征秩序，以及新的循环。^①

周晓枫经常号称自己没有思想，但在她的语言探险中，还是与思想不期而遇。在这篇散文中，她说：“因为距离的遥远，在神眼里，我们，不过是一些斑点。”^②真理是朴素的，或许正因如此，它才很难被发现。上述散文写作者，犹如巫师与侦探，或者《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直率地道明了她们的发现。

散文离不开思想，即使想离开也无法办到，因为在所有的文体中，只有散文是对“思”与“想”的直接表达。而所有的“思想”，都将从对生存经验的叙述中自然地产生。传统散文的语言寄生于所谓的“思想”，实际上是对“思想”的僵化的表达，最终戕害了思想。而“新散文”的语言恰恰在与思想形成一种互生关系，也为思想的生长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土

① 周晓枫：《斑纹》，第41、4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周晓枫：《斑纹》，第4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壤。在梅洛—庞蒂看来，前者是“平庸的散文语言”，而后者则是“伟大的散文语言”^①；而在我看来，前者是无机的，如同车间里的塑料，后者则是有机的，仿佛大地上的植物。散文的变化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变化不谋而合，这种相合或许纯属巧合，但也体现出文学发展的某些不可回避的规律。

三、文体变得开放

散文的虚构问题，一直在批评界争论不休。我过去文章里也谈过这个问题，本来不打算再谈，刚才刘亮程谈到了，我就再多说几句。亮程说他《一个人的村庄》里的“我”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一点，我当初读他散文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是作为写作者，我完全理解他的做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艺术化的“我”，才能为作者观察和描述整个村庄提供一个最佳的叙述视角，也才能更“真实”地表达他的生存体验。这种表面上的“虚构”，带来的却是实质上的真实。甚至可以说，越是“虚构”，就越是真实。

对于散文中的“虚构”，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睚眦必报。因为没有一部或一篇文学作品能够与虚构彻底划清界限，包括有些人推崇的《背影》、《荔枝蜜》这些散文。一旦进入书写，虚构就已经产生了，因为任何书写都是有主观性的，这种主观性，就可以理解为虚构。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虚构的性质。虚构是文学的本质。卡夫卡说，虚构是浓缩、接近于本质。这是文学的要义所在。因此，与其排斥虚构，不如对它怀有宽容之心。

何况《一个人的村庄》所代表的虚构，只是技术上的“虚构”，并不妨害整体的真实性。这一点与小说里的虚构不同。小说里的虚构是整体性的，从一开始就在编织一个虚构之网，它的所有叙述，都建立在虚构之

① 参见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第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上。散文的虚构不是整体性的，而只是技术性的，是为了表达存在的真实。小说里的虚构可以“无中生有”，而散文里的虚构则是“有中生有”，是对素材的重新组合、修剪、利用。因此，散文的虚构是有限制的虚构，不是像小说那样，可以无限制地虚构。用一个比喻，就是，小说重新捏制了一个艺术陶罐，而散文则是对已有的不完整的陶器碎片的黏合和修复，一些残缺的部分，以虚构的东西修补，以便复原陶器的真实形状。这种“限制性虚构”，将散文与报告文学区别开来（报告文学不能虚构），也将散文与小说区别开来（小说全部是虚构）。

刚才有人提到“历史散文”，认为许多“历史散文”沉浸在过去的人与事中，是对史料的重复，是对现实冷漠的表现。我想，这完全是对历史认识的误区，也越发证明了历史写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二》上映，有网友问我：为什么中国导演没有勇气拍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我回答他：冯小刚已经拍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都会在现实中重演，所有父辈们经历的事情我们都会重新经历一次。对此，我已多次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前不久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历史写作的四个关键词》中写道：“中国人越来越轻视历史、鼠目寸光，眼睛紧紧锁定现实的利益，不见未来，更不见历史，所有的冒失、愚蠢、迷茫，都是来自对历史的无知。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证明：所有的过去时，同时也是正在进行时。历史与现实的区分是不存在的，历史是现实的另一个版本，而所有的现实，都将归入历史的统辖。”^①

革命家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散文家说：一个民族是否成熟，取决于这个民族从历史中提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朋友张锐锋。他是在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流散纪念馆以后说出这样的观点的。他写了一篇散文，叫《札记簿》。在这篇作品中，他说：

① 祝勇：《历史写作的四个关键词》，原载《文艺报》，2013年5月10日。

一个民族痛苦的记忆一般不会超过两代人。如果一个民族能够三代人记住一件事，这个民族就了不起。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强度和延伸的时代，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很有出息的一个尺度。……在特拉维夫大学内的“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里，最后有那么几句话，其中的一句便是：不要忘记过去。虽说这是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差不多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传诵过的箴言，但箴言归箴言，忘却归忘却。人们往往总是用小小的凯歌盖过历史巨大的悲声。^①

“新散文”中的历史写作，就是这样担负起了重述历史的责任，因为所有对历史的关怀，最终都会落在当代人的身上，成为对当代人命运的关怀。历史并不“新”，但“新散文”看待历史的眼光、表述历史的手段却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这个“新”，这些历史散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过去的史料都在，将它们拿出来炒冷饭，完全是一种重复性的书写。所幸的是，“新散文”写作者们没有这么弱智，他们寻找到了与历史对话的新方式。方式之一，就是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拒绝用一两个简单的公式去解释历史，使历史写作变成空洞和抽象。于是，“新散文”的写作者开始捡拾被主流叙事无意或者有意遗漏的碎片，告诉人们那些丢失的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进而拼接出“新”的历史版图。张锐锋说：“其根本秘密早已分布在一些断片之中，我们找到其中有限的部分，并使这有限通过我们的思维、写作和阅读，拼接和营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秩序……”^②我在刚刚出版的《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也写道：

很多年中，我的历史叙述都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为历史

① 张锐锋：《札记簿》，见《蝴蝶的翅膀》，第260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张锐锋：《蝴蝶的翅膀》，第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